

明史本紀僅載武宗一面府祿本朝編名號

[illegible]

歌一聽就愛。在他們一呼上妻兒們

前其台胞親友，以在臺灣
 為其台胞親友，以在臺灣
 少聲援，多當唱，益發其
 介
 月
 光
 白調：鄭姐
 中學。傅學好
 表如姐。二位
 鄭小姐尤精國學，二風山
 位年均雙八，江蘇南
 京人。白調之令尊大
 人乃是全國著名白雲
 輟也。鄭小姐乃是令
 親也。二位在校時是
 歌吹音律，曾一度以

歌。四座爲震。設非吟詠
此輩老翁登能法術固不止
果一反三。諸君
於老翁的幾本傳
記中

不重

紅芳塵

曼英

言爲大家開秀。是否不件
殊老誠。維無歌女習氣。
夕登出。足彩藝可人。其
等也。是聲譽當入。而面
座上客亦喜報口影。萬

四 電	話 九	場書宮月		斜大戲愛多 南上殿南多 五二對院京京	
賽曼素林文玉如 <small>飛蝶</small>					
玲英		秋弟		娟蝶	
春探新		紅香		紅月 英英沈	
演開晚後(馬烈爐紅)部全排新					
麟鳳		美國		何美秀	
門內 票兩角八點鐘起		出客		打	
優待 位無勞 費每元送各張 滿早七張		定山		梅龍	
		軍鎮		彩排	

北京長春堂監製

士 道

標 商

春堂

無極丹

每包十六粒

居家旅行不可不備

常備靈藥奇效如神

[illegible]

國產兒科聖藥

專治小兒百病

興宏

上海南京路四三三號 各店均有出售

室摩按子女
 遙逍
 地 址
 牛莊路貴州路七百四十號
 減收大洋七角
 本室短承各界推為彌上室冠不勝榮幸足見設備富麗甄女如繡莊關夏季為答謝惠顧雅意特別犧牲
 技康大沽

麒麟童與王寶蓮(三) 鄉愚。決不能與洪某身於舞台矣。至於寶蓮與洪某之結合。乃在天寶時。其時該台正兩廣火燒紅蓮寺。寶蓮劇中扮演深尼一角。與名伶特金全。配搭表演。十分浪漫。極得一鄉愚之有欠通順等語。且該台那班兒們要思想改進平劇。當然也就從這幾點着手。茲試將本生寶蓮的意見分述如后。錫

激。笑形容飽至。厥後之白口神氣。

三座觀向小生二堂會審。王金龍爲已故之德君如紅袍對劉景然。應稱爲小陪。小培與劉對審之白口神氣。

以我們在改進不劇的，隻眼的去實行改進的一舉開頭。

掌 故

劇場見聞錄 (七)

昔嘗爲水路此之名角。小毛豹武生。胡月刪擅老生兼紅生。憶二伶在杭嘉湖及甬紹一帶馳藝時。其名幾家論戶曉。尤以小毛豹之佳友。更爲人所稱道。此蓋爲水路出身之特色。乃自隸其舞台後。意鬱鬱不得志。此種居人肩下。難展長才之苦衷。爲今伶界之通弊。僕俛何言。小小毛豹爲故俗璋佳仙之子。其兄爲小豹子。今殊瓊瓊王水福領導之老大鴻壽班中。昔碧君武生。功夫之深。與乃弟有

暗察。

今日已有全本流行歌場。前觀音菩薩生演此本戲。小洛喜偏分扮兩司仲仁王龍。配搭之整齊。不減昔年在三慶所見。過人戲觀不少。

(完)

的原因。不過平劇辦不到的。又平劇爲長處。乃「溶化音了含有「歌」的成份歌舞於一鑰。我們對於唱腔方面。自能同樣的拿看電影高顯的眼光。去審部份不愛歌的觀衆。

王寶川與明迎春

公鶴。飾樹家祥。牽馬姿勢之佳。海上名伶。望塵莫及。卒因打武時過份賣力。致眼角生重創而下場。醫治幸數月之久。從此乃厭視武生劇。加以性喜草草品花。故染不良嗜好。乃遂改演文士老生劇。其藝頗與白玉相類似。亮相功夫均優。惜以人緣素劣。無人識拔之。又憶數年前在中華。市性始佳。幾爲市府驅逐出境。後機轉思慮。聞開上幕諸亦已戒絕。收回令。遂佯受此痛創。漸漸修改。今開上幕諸亦已戒絕。又聞小毛豹昔王連理班時與武生小白玉同台。今小白玉雖來組織中央。又遇上有一小白玉。故已改名夏玉崑。年粗組織中央大連降。常爲各戲院作班底也。

劃一隻木桌。就完。這似乎有些荒唐。然而年能黃的牽着九馬。搬一隻船上舞台去嗎？這是事實。芸芸

份

演。某日北平戰報。以此戲當馬拜山。能破例。臨時宣告退。臣僚外行下海。內。蓋祿份戲碼貼出。

王寶川與柳迎春大抵如此。最要緊的一點。王寶川編劇人的初衷。爲了要觀衆不同情漢奸勢力的卑劣。到現在看戲的人忽略了。甚至於是譁天下。這種借外人的勢力來欺負自己。引賊入室的階級鬥爭。却有點不敢恭維。當然有他的見地。就是筆者。也認爲王寶川的賈比柳迎春好。不過英倫紳士們一輩子不曾體會到中國的編劇家在罵中國的漢奸。嫉漢奸的頑態。他們只曉得像奇怪中國的金蓮一樣奇怪。這個十八年不需要男人解決性問題的賈寶川。天下事情。往往如此。得者多致人讚美。無異彼多數人在糟蹋。我們豈能盡責熊式一不該譯名個本字。給英國人看嗎？最近見張宅章會戲中。有「薛平貴與王寶川」的名稱。這當然是因爲有了程式一的王寶川以後。才將這「紅鬃烈馬」追上時代。改了一個好聽的新名稱。名稱好聽還止其次。我希冀這中外聞名的王寶川一劇當中的薛平貴要使人家認識清楚。不然。不是替維真烈。簡直是在替漢奸捧場。

五。她們的結局

王寶川與柳迎春大抵如此。最要緊的一點。王寶川編劇人的初衷。爲了要觀衆不同情漢奸勢力的卑劣。到現在看戲的人忽略了。甚至於是譁天下。這種借外人的勢力來欺負自己。引賊入室的階級鬥爭。却有點不敢恭維。當然有他的見地。就是筆者。也認爲王寶川的賈比柳迎春好。不過英倫紳士們一輩子不曾體會到中國的編劇家在罵中國的漢奸。嫉漢奸的頑態。他們只曉得像奇怪中國的金蓮一樣奇怪。這個十八年不需要男人解決性問題的賈寶川。天下事情。往往如此。得者多致人讚美。無異彼多數人在糟蹋。我們豈能盡責熊式一不該譯名個本字。給英國人看嗎？最近見張宅章會戲中。有「薛平貴與王寶川」的名稱。這當然是因爲有了程式一的王寶川以後。才將這「紅鬃烈馬」追上時代。改了一個好聽的新名稱。名稱好聽還止其次。我希冀這中外聞名的王寶川一劇當中的薛平貴要使人家認識清楚。不然。不是替維真烈。簡直是在替漢奸捧場。

